

时光斑驳岐后的记忆

——难忘“上山下乡”知青岁月

□郑望

“跟着太阳出,伴着月亮归,沉重地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使命,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,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。”

音乐就该是情绪的一种宣泄口,当你感到压力大或者情绪低落时,歌唱是一种最好的倾诉。音乐,能连接人心。在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《知青之歌》被誉为知青界的《国际歌》,无人不知,无人不唱。在那蹉跎岁月里,每到夜晚,知青“插友”们要么傍一盏青灯翻看《第二次握手》;要么凑在一起吟唱“知青之歌”。唱着这支歌,一种缘于心灵深处的感觉,携带世间乡情回荡周围,心头涌动的亲切已经达到魂牵梦萦的境地;唱着这支歌,抒发一下自己的孤寂和胸臆,真切体验“修地球”的酸甜苦辣,从而升华到一个苦乐相通的境界;唱着这支歌,真情感悟惟有历经艰辛的磨砺,才能帮助我们完善自我。每个人心中都需要拥有属于自己那份坚定的信念,面向未来的憧憬“相信吧一定会到来”;唱着这支歌,用歌声连接彼此,知青们不必去咀嚼陌生的冷漠,到处可以觅到知音,到处可以找到吃住……

知青点苦与乐

太阳劳作了一天,终究还是有归巢栖息的时候。斜阳下,我走在收工回知青场的路上。下意识地停下脚步,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山脚下的知青楼。简陋的知青楼啊!承载着多少酸甜苦辣咸!

我们的知青楼,是一栋两层土木结构的排房。一间宿舍,容纳二、三名知青。老知青说:“比起1972年以前分散插队的知青,上面对你们这一届知青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照顾了。这还得感谢李庆霖‘告御状’咧!”这件事的缘由是:1972年12月20日,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下乡知青的困境、自己家庭的难处和干部子女“走后门”的不正之风。1973年4月25日,毛泽东复信李庆霖“全国此类事甚多,容当统筹解决”,并寄上300元复信。1973年6月10日,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,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。以此为契机,“知青”以插队为主调整为安置办场,客观上改善了生存条件。

然而,“年龄十七八,下乡和泥巴。”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,对我们来说,毕竟是严峻的考验。酷夏,面对骄阳炙烤的茶山陡坡,怯懦者望一眼就会腿软目眩,可是我们要靠自己的脚劲,将一担担粪尿挑上山,去肥沃那贫瘠的土地;寒冬,霜风刀割脸,冻雨跳成珠。顶着刺骨的冷风出工,抡镐挥锹“农改田”,汗浸棉衣忘却寒意……更那堪,每当劳作近晌午,常常肚子饿得咕噜叫。叫得人啊,脑袋发晕魂出窍。饥肠辘辘的,便是我们渴望的美食。因为这一张嘴么,就连老嫖有如“青绿塑料”的有(没有)油空心菜,也嚼得有味。

“艰难困苦”“备尝辛酸”,大凡这些在字典里读到的词,知青们却要用弱小的身躯在现实生活中书写着,难免存在一些挫折、烦恼和压力。凑起津贴购来一辆手扶拖拉机,有人仅凭说明书就驾驶拖拉机出场门,结果“铁牛”变成脱缰的野马,差点酿出车祸;原本是互相学理发理得实在糟糕,索性全体男知青都剃了“光光头”。谁曾想,剃个光光头怎么就招惹来“对现实不满”之嫌,简直让人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”。经历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烦恼,从此“蹉跎岁月”有了一种成长叫阅历,渐渐成为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。

一段磨练,一段苦涩,一段困惑……在苦涩历练的时光里,也总会有一些“苦中作乐”乐在其中。那时我们,结束了辛勤劳作,就聚在一起漫无边际地“吹牛”。那一天下雨不出工,大家凑在一起打发时间。有人风趣出上联:“红花不香,香花不红,牡丹花又香又红”;有人则诙谐对下联:“响屁不臭,臭屁不响,地瓜屁又臭又响。”这副平仄、对仗还不那么工整的对子,却巧妙地运用了对比手法,不仅雅俗共赏而且有较强的趣味性。上联赞美了牡丹花的美丽与芬芳,而下联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描绘了另一种生活现象。横批“屁臭花香”则是对这种对比的一种概括,既呼应了上下联的内容,又联想苦涩青春的乐观。

言及对对子,不得不佩服女知青们的杰作。蘑菇房一隅的女厕所门上贴对联:“进去步步紧,出来一身松。”既生动形象,又不庸俗。“进去、出来”工整对仗,“一紧一松”和谐妙趣。厕所斑驳的门板中间,画了个大圆圈。圆圈里赫然书写一个大大的“女”字……。檐棚下女知青们绞尽脑汁的“臭美”,且从来不缺搞笑的故事。我们知青场对口单位是4087兵工厂,随父母亲单位挂靠知青点下乡的女知青有十来个。因此,节假日经常有青年工人和兵哥来场里闲逛。那一次,有两个男子在知青场玩转一阵子后,神情自若地走进女厕所。或许因为厕门“女”字造型格外夸张反而容易被忽视,即所谓:“睫在眼前最难见”;也许因为“进去步步紧”,走错厕所,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“只要自己不尴尬,尴尬的就是别人。”此时,在菇棚里喷水的女知青,并没有大惊小怪。只是当他们从女厕所走出时,操转喷头朝着男子射水。低声笑说:“今儿这一趟,让你淡定湿身”。这将误入女厕的男性淋个落汤鸡的场景,不禁引人捧腹大笑。

生活本来就是荆棘和鲜花并存。青春是充满活力的,纵使在“荆棘丛生”中也能绽放“欢乐的花朵”。场里的文化生活比较匮乏,知青们在劳作之余,只能拿出下乡时随身携带的小提琴、二胡、笛子、口琴,自娱自乐。每逢有人拉二胡或吹笛子时,旁边总是围着一大帮人。大家津津有味地沉浸其中,忘记了一天的烦恼和生活的枯燥。后来,场里有了业余文艺队,知青们自编自导文艺节目。有乐器表演、独唱、表演唱、快板、样板戏选段和采茶舞等,为枯燥的插队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。农事忙毕,知青文艺队还到附近斗门头村为乡亲们演出。青春的短笛,悠扬我们特有的乐观。

一份情,一辈子

感人心者,莫先乎情。但凡一份情缘若是入骨,那就是一辈子的铭心。

难以忘怀的知青岁月,多少次擦着手上的泥,眼里闪着感激的泪光。刚下乡便赶上夏收割麦,由于我干这农活不熟练,累得满头大汗,进度还是比别人慢。全光亮见状,便连忙过来帮衬。让我由衷感激,感激“双抢”伸出的援手;三夏进行时,天不亮就起,摸着黑才歇,忙活疲惫不堪。那天正午,我挑着麦担返回,一不小心脚滑摔了一跤,麦担也散了。霎时间,不禁抹了把脸,不知是汗还是泪。这时,钟铭铃黧黑的脸上淌着汗珠帮助拾掇麦担。让我打心眼里感激,感激烈日炙烤下的鼎力相助……感激惊险时刻野外的救险。一次野外“拔园草”,我走在前面拔着像水蛇似的野草。不料,乱草蓬丛里突然腾起一条眼镜蛇。幸好,王建祥眼疾手快,跨步上前,一把将我拉开,避免被蛇伤害;感激老知青手把手教我农活。在他们的帮助下,我从五谷不

分中蜕变,很快掌握了播种、育苗、栽培、灭虫、施肥、田间管理,自留地种植的蔬菜长势也不亚于老农家的……

缘起知青的同甘共苦,最难忘的事莫过于遇到困难时那份帮助。这不只是“扶一把、帮一下”的援手,也是艰难岁月里情绪的呵护。农场从春播到秋收,最难干的农活要数挑粪施肥。首先要到公社厕所里掏粪,然后挑着沉重的粪桶担子攀爬梯子岭百二磡,再将粪肥送到山上去。这对于一个花季的城里姑娘来说,是多难多脏的活啊!这种苦活,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女知青干。男人的“男”字嘛,上面是“田”字下面是“力”字,意会的就是“从田,从力”的精气神。场里女性多,野外重、脏的劳作自然由男子汉担当。有一种说法:“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。”原来这一种社会助长现象,从来不是用来考验男性力气比女性大,而是可以协作互补让人心贴得更近,让我们更加珍惜互帮互助的知青情缘。

相惜多一分,心意便深一分。满怀“世界以痛吻我,我要回报以歌”的女知青们,“一样的青春热血,一样的苦乐年华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劳作女性的磨难艰辛更不容易些,更呈现吃苦耐劳的坚韧与力量。在“知青点”这个大家庭中,女知青并非只要别人照顾的弱者,不论后垅拓荒农改田,还是蘑菇菌种实验,“知青娘子军”都能顶下“半边天”。曾经以为女性的温柔只是一种性格,后来发现她更具细心与体恤的品格。每当阳光收敛,天色变得晦暗,“她心似伞”赶在急雨骤至之前将蓑衣、斗笠送到需要的地方;犹记得,1976年12月底,我和李祖泽、苏树春、袁少云四人结伴去参军。她们居然把精心饲养得白白胖胖的肥猪宰了,给我们送别加餐。面对这么一份真情实意,一种由衷的感动便油然而生。“念去去”,感谢你们陪伴了我的青春。瞬间,彼此在一起经历的往事莫名涌上心头,突然觉得“知青点”的岁月还有那么多的不舍……

“哪个少女不怀春,哪个少男不思春”。知青年代的男女情感,的确多了些不自然的敬畏。正如知青作家梁晓声在《初恋杂感》一文中所说:“在情爱方面,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。对于当年的我们,政治荣誉是第一位。情爱不知排在第几位。”“我们似乎谁也不会主动接近谁。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,使我们不得接近。亦不敢贸然接近。但正是这种主要由我们双方拘谨心理营造的并不自然的情况,反倒使我们彼此暗暗产生了最初的好感。”由于时代背景的桎梏,再加上而后命运不确定的“未知之变”,不少不解之缘委实渐行渐远,后来终究失去了最初的交集。

一剪白云一溪月,一程山水一年华。岁月可以冲淡悲欢离合,却带不走隐在岐后“知青点”的时光记忆。尽管我们场里的知青来自上海、江苏、福州、闽东等不同的地域,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背景,但同在岐后“知青点”的生产、生活、生存中,我们惺惺相惜、守望相助,建立了如同兄弟姐妹一样的情谊。知青的路,我们曾经一起走过。一份情,一辈子。这种有如陈酿的情谊,在历经了岁月沉淀之后,亦醇厚而愈发珍贵。



时间是记忆的分段,它藏着时光轮轴碾过的痕迹。无论是阳光下的微笑,还是风雨中的泪花,都是生活滞留的瞬间印记。知青履痕给予我们太多铭心的刹那,或许也就是这些瞬间互相联结,可以镌刻一段岁月进程。深情回望,一个时代过去了,个人的记忆只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碎片,透过蔽日浓荫落下斑斑驳驳的光影,在尘间寻找记忆碎片,重拾一抹飞散的轻浅时光。

——题记

“修地球”歌吟

刚到下白石岐后“知青点”,最初的落寞浸在时光深处。劳作一天之后的夜晚,傍徨无依的愁绪,伴一盏青灯,守一室惆怅。凭窗倚望苍穹寥寥的星辰以及旷野的苍凉,不禁迷惘于“上山下乡”这个不可解的方程……一个暮色洒过岐后山边的晚上,耳畔传来低沉沙哑的歌吟:“蓝蓝的天上,白云在飞翔,美丽的扬子江畔,是可爱的南京古城,我的家乡。啊!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,横跨长江。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。告别了妈妈,再见了家乡,金色的学生时代,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。啊,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,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。”

音乐是一种心境,亦是一种情绪的释放。深沉、缓慢、沙哑的歌声,从秋风中苦楝颤抖的老知青楼飘出,虽然旋律平缓,却好似一个人在低低地诉说自己的心事。都说“忧郁是歌曲的灵魂”,然而忧郁并非都是“空悲切”。不是吗?在寂静中,这第一次入耳竟然就牵心的歌声,仿佛一下子填补了“广阔天地”许多荒凉落寂的空白。循声而往,走向含情的吟唱。歌者是一位“老三届”上山下乡的老知青,他不无伤感地讲述了关于这支歌背后的故事:

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的一个晚上,在江苏省江浦县插队的南京知青任毅,一时心血来潮在微弱的油灯下轻拂吉它低吟浅唱,终于谱写出这首《知青之歌》。大概是“歌咏所兴,宜自生民始也”之缘故吧,歌曲写好后,意外以超出想象的程度在全国知青中广为传唱。岂料,这首歌竟然惊动了“四人帮”。江青点名批判,张春桥、姚文元专门作了批示:“要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,要查清作者情况,要对黑歌进行批判”。那年元宵之夜,任毅住的农屋外面出现几道强烈的手电筒光束。几个荷枪实弹的军人破门而入,铐子在任毅手里嘎啦嘎啦作响。那天夜里,知青任毅被带走了。逮捕证上签的日期是:1970年2月19日。任毅被投入监狱后,于1970年5月24日被当时的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。多亏江苏革委会主任许世友仔仔细查看案卷后说:“一个知青娃子,才二十来岁,又没有前科,怎么能说杀就杀呢?”当即批示:“该人年轻,个人历史简单,清白。没有死罪。”许世友枪下留人,最后任毅被改判了为十年有期徒刑。一个雪夜,溧阳监狱看管任毅的班长隔着铁窗偷偷递进来几个菜包子,并让他唱一遍《知青之歌》。寒冬飘飞的雪花伴着旋律在轻盈飞舞,看守战士听着听着止不住地流下眼泪。许久许久,班长对任毅说:“我也是知青。”

森林里不能没有鸟,生活中不能没有歌。尽管当时上头一而再、再而三下令禁唱《知青之歌》,但“插哥插姐”们还是一茬接一茬地传唱开来: